

电影《封神一：朝歌风云》：只有父子轮替，没有系统反思

少有华语电影将“弑父”做得这么凶猛直白，鲜血淋漓，但一切站得住脚吗？



《封神第一部》剧照。网上图片

特约撰稿人 张晓琦 刊登于 2023-08-26

[#阳刚#](#) [#改编#](#) [#性别#](#) [#中国电影](#)

《朝歌风云》是“伐纣序篇”，将传统封神故事做了大幅改动，将“弑父”作为贯穿全片的主题，将“权力”作为核心线索，将姬发这个远在西岐的角色提到图穷匕见的前线，试图将纣王区别于演义中的单一形象，讲述了一代暴君的灭亡与一个少年英雄的成长。

谁也不把天谴当回事

少有华语电影将“弑父”做得这么凶猛直白，鲜血淋漓，不管是殷启当面捅杀帝乙，还是纣王令四大伯侯之子亲手杀掉他们的父亲。祸根就是纣王自己，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，一言以定妖孽还是祥瑞；他擅长控制蛊惑人心，“你看见的是他让你看见的，你相信的是他想让你相信的”。而殷郊与姬发，则在经历了一系列残暴事件后，终于从对殷寿的崇拜与钦敬中醒来。电影是一部武王觉醒史，从他把纣王当英雄，纣王把他当傻瓜始，到冲破纣王洗脑术的迷雾，最终亲手杀掉了精神之父殷寿。不再是红颜祸水，不再是糊涂反人类的暴君，不再是面目模糊的圣王，不再是隐晦的“弑父”情结，不再强调顺从“父”的意志，“你是谁的儿子不重要，你是谁才重要”。纣王甚至一把火烧掉了宗庙，在王朝的神圣之所与妲己交欢。所有这些给观众带来了巨大的新鲜感、刺激感和解放感，随着出色的服化道、强烈的特效，以及风情不同的男色、紧实的胸肌狂轰滥炸，在上映之后收获了不少好评。

但细究之下，支撑这些理念的剧情很多是立不住脚的。这次的纣王终于不是任凭妲己左右的昏聩君王了，他要自己完成所有的坏事，他做了什么呢？弑父杀兄。这当然是恶行，但并不凶残，且只局限于家庭内部，还是借妲己之手完成的。不像小说当中，他荒淫无度，残暴血腥，建酒池肉林，兴高台殿宇，置豕盆炮烙之刑，斫胫看髓，剖割孕妇，残害忠良、祸害百姓，搞得怨声载道民不聊生，于是各路诸侯揭竿而起，朝歌的官员也纷纷反出京城。电影中纣王所做的事情，并不会招致天下百姓愤恨，威胁到他的统治根基。这样四大诸侯要冒灭族危险“以臣弑君”的理由就非常不充分，何况仅仅只听了姬昌的一面之词，更何况他们都有一个儿子在朝歌——否则质子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在关键时刻，君父是不会顾及儿子，但还远不到这地步。他们领地内也的确是遭到了天谴，牲畜暴死、婴儿早夭等等。但天谴既然如此厉害明察秋毫，不能直接一个雷劈死殷寿吗？为什么要舍近求远伤害无辜呢？这个老天爷也不懂事了。况且纣王已经许诺要自焚以消除天谴，四大伯侯又有什么讨伐的必要？这么严重的事情，怎会如此轻率？

姜子牙就更莫名其妙，在他走进宫门之前，有大把时间观察民生，但他根本不关心，电影没有对百姓生活是否受到影响有任何展现，祭天台的工程只为了宏大视效，神仙三人组被官员贩卖也主要是为了戏谑，而非呈现纣王之吏治。他判断“天下共主”的标准到底是什么？如果是德行的话，为什么不悉心考察？如果不是德行而是地位的话，那献给纣王又何妨？如果还是德行的话，殷郊又表现出了什么品质让他觉得这应该是“天下共主”？还是凭藉出身血缘，那早给纣王不就得了？当他认为殷郊应该是天下共主现在又不是的时候，干了一件更惊悚的事情，策动四大伯侯谋反。殷启（寿）弑君是弑君，四大伯侯弑君就不是弑君了吗？在一个设定为“弑父弑君”会招致天谴的世界里，他是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制造下一个天谴？后来崇应彪在纣王威逼利诱下，将父亲北伯侯崇侯虎刺死，他的领地又有什么异兆吗？难道王命大于天命？



《封神第一部》剧照。网上图片

人物缺乏行为逻辑

小说中，妲己的任务就是迷惑纣王颠覆殷商，她作为一只野兽生性残暴耽于享乐，也需要扫除一切障碍，这是她的行为动机。当电影让纣王成为罪魁祸首，他的动机就成了问题。弑父杀兄之后，已然天下共主，还有什么野心需要实现？他此后也的确很少主动作为，而是处于防守反击状态。姜王后、伯邑考、比干都是自己求死。在尚有儿子可能继承大统的情况下，王后要在国君面前杀死宠妃已然不合情理，纣王又有什么必要坐视她惨死呢？小说中，姜王后劝谏纣王不要沉迷女色，管教妲己，招致杀身之祸。她的父亲东伯侯姜桓楚（电影中为哥哥）为女伸冤，斥责纣王罪行。姬昌先与其他两伯侯共同上表劝谏纣王斩杀妲己、退奸除佞，后又白费费仲、尤浑二人诱导算出殷商气数黯然不能善终，惹怒纣王差点丢掉性命。因为算准太庙午时火起，令纣王相信他不是故意谤君而是真的推演，才赦免其死罪，让其暂居羑里，待国事安宁后再归国。

姬昌犯的不是谋反之罪，他有九十九个儿子，伯邑考走后，他的弟弟姬发主持后方，这样伯邑考赶到朝歌歌父，才有可能性与合理性，他并不是来送死的。而电影中只出现了姬昌的两个儿子，他与姬发父子具在京师，伯邑考一走，西岐无主，姬昌犯的又是谋逆大罪，绝难获得赦免，倒是父子三人很可能殒命朝歌。如此，伯邑考赴京变得非常牵强。妲己对纣王一往情深，不再勾引不成恼羞成怒，纣王也没有与伯邑考发展出任何冲突，伯邑考的死亡就只能靠“爱与牺牲”。而他又是如何相信纣王一定会遵守诺言放了姬昌呢？就不能把他们父子一锅端吗？至于比干，小说中他毁了妲己的狐狸窝，杀死了她的众多姐妹儿孙，因此妲己恨他入骨，佯装心痛旧疾发作，一定要比干的玲珑七窍心救治。现在就只能让比干主动求死。但关系到个人生死与王朝兴衰的大事，起码得有个见证人，防止纣王不守诺言吧？著名事件不能缺席，在改动人设之后又无法创造出合理剧情，就只好用精神胜利法：为了一个更高的价值不惜自我牺牲。

电影中的纣王在成为天下共主以后无正事可做，甚至拿到封神榜消除天谴这件事都干得心不在焉，精力转向了毁灭父子关系。他似乎非常恨“父慈子孝”，超出了索取权力的需求，这股恨意是从哪来的？他的父亲对他做了什么？电影给了一些线索：他也是次子，不受重视，“你不知道我的父亲是如何对我的”，但远远不够。对于引发天下大乱人神共愤而言，这个纣王还不够坏，他甚至都没有主动去杀逼他自焚的比干；但对于个体而言，他又太坏了，坏得没有道理。不是每个坏人每桩恶行都一定要找出原因，的确存在无原由的变态与残忍，但恶也需要纵深，一个疯子也有疯子的逻辑，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病，也有他的喜怒哀乐惊惧。电影中的纣王，他的快乐与悲伤都来自哪里？他会因为又令一对父子反目成仇而欣喜还是刺痛？他梦寐以求的，到底是权力还是发泄对父亲的恨意？在得到之后会失落吗？他有什么珍视的东西吗？他眼里的利弊和他人有什么不同吗？他从没有过恐惧或犹豫吗？他曾经做过选择吗？

与此相关的是姬发及质子团对他的崇拜服膺。这一部分来自理解与仇恨，殷寿对他们说：你们的父亲把心爱的儿子留在身边，把你们送到朝歌来做人质。一部分来自于个人魅力，他英俊性感、骁勇善战、杀伐决断。但这些就足够令他们卖命吗？中国古代有过很多将帅如何令兵士死心塌地的例子，比如吴起，与士兵同吃同住，甚至为生病的士兵吸脓疮；即在战场之外，有人情的往来互动，施恩于人放低身段。但电影从未有过纣王与质子团成员，作为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精神或物质互动，“父子之情”从何而来？苏全孝死于殷寿的PUA起到了振奋军心的作用，就更经不起推敲：一个兄弟并非死于敌人而是死在自己人手上，这只能令人恐惧。整个质子团能这样拥护殷寿东征西讨都非常可疑，因为每隔一段时间都可能出现一个苏全孝。而姬发的价值观就显得非常混乱，他的“大英雄”概念是什么？他为纣王愿意自焚以解救百姓之苦而震动钦佩，却对他为了验证封神榜随手杀掉一个具体的人视若无睹，上天入地愿为他求得；他不愿杀死自己的父亲，却对纣王逼迫他弑父没有怨言，也对自己告发父亲导致其差点丧命毫无心理负担；他不愿意杀掉姬昌更像出于单纯的父子之伦，并没有过多情感支撑，这道道德甚至令他能抗拒纣王许下的太子之位的诱惑；而他小小离家这么多年，崇拜的大英雄是纣王，这个偶像其实在不断软硬兼施令他们与自己的父亲离心离德。

与纣王一样，姬发这个人物也缺乏统一的行为逻辑。质子团随着纣王征伐都缺乏合理性：他们是要挟他们父亲的工具，万一打仗死了怎么办？电影本想区别于古典小说的脸谱化，做出更丰富立体的角色，但只是多贴了一些标新立异却无法统合的标签。当人物建构失败，推动剧情的，就成了抽象的仇恨与“大义”。



《封神第一部》剧照。网上图片

父权的加强

同时，电影树立了一个好父亲姬昌。他能掐会算不打诳语，爱护儿子，并非把不爱的姬发送到朝歌做质子；在因他告发深陷囹圄之时，既不埋怨他，也不拿伦理绑架他。于是，叛逆的儿子最终被慈父感召，回到了血缘之亲身边。好的君父就不是君父了吗？日后武王取代纣王，他们的身份有差别吗？固然这个故事受限于农民起义局限，没有第二种结局，但并非只有一种关照方式。看一下小说中对姬昌的描写。当苏护抗拒将女儿妲己送进宫中的王命愤而造反后，奉命讨伐的姬昌并不认同纣王的行为，但他给苏护写了一封信，说“足下仅知小节，为爱一女，而失君臣大义”，劝他献出女儿。他提前算出伯邑考被害被制成了肉饼，但为了活命，还是要忍痛下咽；因为手下买通奸臣说动纣王被放出后，还有心情在朝歌夸官。但在回归故里见到其他儿子后，想到伯邑考又心中大痛泪如雨下，从腹中吐出肉羹，化作白兔而去。然而当部下劝他为子复仇、为民请命，他又认为不合臣道，说“君叫臣死，不敢不死；父教子亡，不敢不亡”，还把伯邑考编排了一通，说他“不遵从父训，自恃骄拗，执忠孝之大节，不知从叔，又失打点，不知时务进退，自己德薄才庸，情性偏执，不顺天时，才遭此大祸。”作为一位贤人，这个父亲对儿子并非一点情感没有，但也不太多，他还有九十八个儿子可用，而一切血缘情感都不敌君臣纲常。在人的基本情感、极端困境与伦理文化中，显现出父权之残酷及对人性之戕害。而电影中的姬昌塑造成了一个不在具体社会环境中的父亲，替代了对根源体系的追问。

《封神演义》小说成书于明代，其塑造的人间世界有着非常明确的秩序。即便妲己是条要覆灭殷商的狐狸，她想要搬倒姜王后，也要设计陷害，污蔑她谋逆；从后妃到大臣都会对纣王进行劝诫，晓之以情动之以礼，甚至言辞激烈。如姜王后劝谏纣王，有道之君应贱货贵德，去谗远色；大夫梅伯指责纣王不理朝政，不容谏章，失君臣之义；丞相商容说成汤天下被纣王断送了个干净，“你死于九泉之下，将何颜见你之先王哉！”大夫赵启则大骂：“昏君！人伦道德，一字全无，枉为人君，空禅帝座，不辱成汤，死有余愧！”这些言辞背后，是对臣节的履行，依托于君臣各有本分的伦理，也是明代“骂君”风气的反应。而电影中，姜王后与妲己如市井小民一般互捅；储君轻易被缚刑场无人过问；殷商朝内仿佛没有大臣。不管是谁，面对君王的暴行没有任何可以援引的道义。“弑父弑君”如此罪孽深重，纣王却可以将其摆到台面，逼迫四大伯侯之子亲手杀掉自己的父亲。而父子八人，要么束手待毙，要么困兽犹斗，要么虚与委蛇，却无一人可以理直气壮指责他践踏人伦。

历史上的“弑父弑君”是更微妙的。一方面，它是最严重的罪行，被施以最严重的刑罚；另一方面，儿子想要继承父亲的财产地位只能等他死后，又无法杜绝。“无情最是帝王家”，作为最有权力和财富的家族，此类事情史不绝书，只是没有搞到物理杀人的地步或难于确定，比如李世民玄武门事变逼得李渊退位，隋文帝杨坚死因成谜。贵族官僚集团对于仅限于家事的伦理之变其实没那么较真，更不会拉百姓入局。百姓的角色是“能载舟亦能覆舟”，解锁“以臣弑君”的是“吊民伐罪”，也是君父祸害天下荼毒万民时的制衡，毕竟民为邦本。

当电影把“弑父弑君”设置成会引发天谴的最高罪责，让百姓为帝王家事理单，不惜以惩罚无辜百姓的方式来维护这一原则时，是摒弃了这个体系的弹性，拆掉了所有补丁，将父权置于绝对权威。伯邑考情愿为姬昌送死，殷郊在母亲被杀后还对父亲心存幻想，对父亲的情感与执念，都超出了过去的文本。除此之外，这个世界没有其他伦理，几乎所有人都在横冲直撞。所谓姬发的觉醒，则更像是一个混乱的少年，在剧烈的情感激荡与变故中，从一个无道理的坏爹奔向一个无根由的好爹。

母神让位于君父

电影中的妲己的确不是红颜祸水了，但她从一个以一己之力祸乱天下的坏人，变成了一条唯纣王之命是从的狗，这恐怕很难说是女性观的进步。灭霸被变成善良忠犬，他会认为这是尊重吗？不过是在“不能控制就抹黑”，与“为我所用”之间二选一。在这个转变过程中，关键是报恩与爱情，一种方向已被规定的“自愿”。这与白娘子故事在长期演化中，从令男人恐惧的蛇蝎美女，因爱情与报恩转变为服务男人的贤妻良母类似，这次是一只狐狸。



《封神第一部》剧照。网上图片

封神故事有两个重要文本，一个是宋元话本《全相武王伐纣平话》，一个是明代小说《封神演义》。话本中的狐狸妒忌纣王对玉女的痴迷，怂恿他推毁玉女观，引来上天震怒，派太岁神，即姜王后所生之子殷郊来灭掉商朝。被囚羑里、伯邑考被处醢刑，纣王行不仁之政，这三件事成了姬昌的心病，因此一病而亡，死前仍叮嘱姬发不要忘记为伯邑考报仇。姜王后被妲己所害，殷郊为报母仇，投入武王大军，最终手刃父亲和妲己。到了明代小说，封建礼法加重，不再强调个人恩怨意志，加了“殷商气数已尽”作为总设定，更加突出生灵涂炭。殷郊伐纣先行官的职责转移给了哪吒。在《三教源流搜神大全》中，他是姜王后践巨人足迹所孕，生下来是一个肉球。妲己说王后产怪，被纣王下令抛掷郊外。申真人将肉球剖开带回水帘洞收养，日后他下山为母报仇，其与《封神演义》中哪吒的渊源一望而知。小说给殷郊加了一个弟弟殷洪，兄弟二人均是奉师命下山辅佐武王，“应天顺人，以有道伐无道”是排在为母报仇之前的。殷洪被申公豹几句父子之伦说动，与西岐为敌，绝命于姜子牙的太极图。殷郊要先报弟仇再言母仇，死在西岐，也就无从弑父，只能在哪吒的故事中看到一点影子。姬昌临死还交代姬发，纵使纣王无道，也不能以臣弑君。最终武王伐纣，是纣王恶贯满盈诸侯皆反天人共怒后，顺应天意的行为。殷郊的灭商功能被转移给了狐狸精。而故事的发轫来自纣王对女媧的非分之想。

小说开篇，纣王在女媧寿诞之日前往女媧宫降香，看到女媧塑像国色天姿，陡起淫心，题了一首艳诗：“凤鸾宝帐景非常，尽是泥金巧样妆。曲曲远山飞翠色，翩翩舞袖映霞裳。梨花带雨争娇艳，芍药笼烟媚媚妆。但得妖娆能举动，取回长乐侍君王。”丞相商容说他亵渎神明，劝赶紧擦掉，纣王不肯，觉得这是对女媧绝世之姿的欣赏。这能算古代性骚扰典型案例了。纣王这首诗极其露骨，而女媧还是化育万物、创造人类的原始大神。果不其然，女媧勃然大怒，派千年狐狸精、九头雉鸡精与玉石琵琶精下凡惑乱君心，断送其天下（也是顺应总设定天意）。

作为大母神，女媧一怒之下摧毁了一个君王的江山，这是能力，也是权力的体现。两代狐狸精，都有着左右君王搅乱天下的能力。对这种“致命女性”的描写，其实体现了男性的恐惧。而作为不管是从夏商母系遗留来看，还是从魔幻故事里连三头六臂都可以加入来看，把女性角色主体性降至为零的改编，都无法谈得上女性观的进步。而将触怒母神引发亡国改为弑父弑君，则更是釜底抽薪。

消失的她

除了女媧和狐狸精，原故事中还有不少有存在感的女性。平话中，文王死前交代后事，有他的母亲太妊在侧。及至武王继位，太妊问他何以治天下，武王对以修国政、不欺下民、不磨民力等，令祖母大喜。小说中，姬昌去朝歌之前与母亲辞别，其母已算出他有七年灾难。而纣王的黄贵妃，既会为姜王后据理力争，也会掩护殷郊兄弟逃走，甚至在死前大骂纣王：“你爱色不分纲常，绝灭彝伦！你有辱先王，污名简册！”故事中包括姜子牙在内的很多角色，都写到了他们的母亲、妻子或是姐妹，她们的死亡是他们走向讨伐纣王之路的原因之一。但到了电影里，除了纣王，其他男人似乎都没有女眷。姬昌前往朝歌时，送行的没有他的母亲与妻子；伯邑考再次赴京，仍旧没有与母亲与妻子道别；姬发与父亲对话，乃至与哥哥叙旧，没有只言片语提及他的母亲。苏全孝被父亲放弃，他想的是离家八年，父亲已经根本不认得我了。人在绝望之际，通常想念的不是母亲吗？

与之相对应的是男人戏的张力十足。伯邑考与姬发之间亲密有爱，爱父亲胜过爱自己，不惜为他牺牲性命。姬发与纣王互相欣赏，与殷郊之间更是情深意重，他为敬爱的纣王追寻封神榜以破除天谴不致令他自焚，为了救殷郊断然放弃；他不惜自伤，放跑被在纣王眼里已犯下弑父弑君大罪的殷郊；他甚至为殷郊劫了法场。整部电影的最高潮，安排在了殷郊被缚行将就戮的时刻，而非他的父亲姬昌受难之时，姬发率众反叛一剑刺死纣王。而殷郊则在误以为姬发杀掉姬昌人性泯灭时，对父亲发出了最强的反抗之音：“殷寿，我死也不会放过你！”电影拍出了阳刚骁勇的美。其间不乏男性健硕身体的展示，比如质子团得胜还朝后在大殿赤裸上身的舞蹈，比如姬发似有若无的露怀，更有殷郊在太庙赤裸上身被捆绑的造型。殷郊在太庙赤裸毫无必要，穿着衣服也能五花大绑。他们在此是为了验证纣王到底是被妖所迷，还是本心就坏。他本人正被通缉，一旦情况有变动起刀兵，这样只能更容易受伤。但殷郊精壮的上身被麻绳紧紧束缚，胸肌都被勒得更加有型了。



《封神第一部》剧照。网上图片

这令人想起张彻的电影，想起“童颜巨乳”的狄龙，一到打戏就会脱下上衣露出精壮的肌肉。张彻惯爱拍男性的阳刚勇武，青春身体的美好，尤其男性肉体的美，在他的电影中被无限放大，闪烁着阿波罗似的光芒。而在同时期名导李翰祥的镜头下，狄龙就只是一个帅哥。张彻不仅把高大英俊的狄龙拍得美，像王青这样面目并不齐整的演员，也能拍出一种妖异的美。而在李翰祥电影里千娇百媚的女星，到了他这里，就毫无光彩。张彻永远在拍兄弟情，狄龙与姜大卫是他中期电影中几乎不变的双男主。《荡寇志》一众梁山兄弟中，高大威猛的武松与轻巧伶俐的燕青最为亲密厚重，小说中这二人可没什么交集，电影中也并未给出理由。张彻让好汉们尽数死在了征方腊之战中，死在一起的只有两对，一对是张青和孙二娘，一对是燕青和武松，可谓生则同场，死则同穴。《大决斗》中的唐人杰与江南浪子惺惺相惜亦敌亦友，结尾先是打了一架，最后联手抗敌死在一起。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，“神圣的数目三是整个男性生殖器的象征”，其象征物有长形直竖之物，如手帐、伞、竹竿、树干；以及有穿刺性和伤害性的物体，即各种利器，如小刀、匕首、枪、矛、火器等。两场架都是在大雨中进行的，使用的兵器有长竹竿、小刀和枪，最终唐人杰下腹插着一把匕首，应江南浪子要求，将他所中竹竿从后面拔出，江南浪子忽地从地上直起半身，与唐人杰牵手，两人在雨中挣扎扭动，最终跌落泥水中死去，上演了一场极具仪式感的死亡之舞。

按照主创的说法，电影中的妲己是纣王欲望的化身，那么他与妲己的对手戏其实更像是那喀索斯的对影自怜，殷寿是和自己谈恋爱的“水仙花老年”。由初代偶像，年过六旬毫无赘肉依旧魅力十足的费翔来饰演十分合适。电影中也有场大雨中的戏，是纣王见伯邑考。小说中，伯邑考是抚琴；电影中，他是吹篪，纣王裸胸击鼓，妲己独舞，其时屋外云雨大作。之后妲己满足地走到屋外任凭大雨浇注，纣王对伯邑考说：这些奇珍异宝并不能让我开心，但你让我很开心。还有一场水中戏在浴池，纣王不太有与姜王后同乐的意思，放任妲己杀掉了她。事实上，从姜王后死后，这部戏里就没有女人了。倒是有一位充满了母性的圣父。小说中的姬昌收雷震子，因为合了他有百子的预言，也因为雷震子是将星转世，这是典型父权的功利，将子女视为工具。电影中，姬昌看到刚出生的雷震子即将他抱在怀中，阻止杨戩和哪吒除妖，说就算是妖，是善是恶也全看以后教诲，不能妄下定论，充满了母亲的慈爱与包容。

于是，《朝歌风云》不仅削弱女性影响力，甚至在吸取女性特质后将女性全部排除在外，建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纯男世界。它修正升级了旧式父权已不再得人心的一些理念，但并不改变其结构与本质，也不愿做一种异己的关照。如电影《芭比》中所言，“我们贯彻得很好，只是用了更隐蔽的方式”。在这个世界中，父子相爱相杀互为轮替，爱恨纠缠永不停歇。

[#阳刚#改编#性别#中国电影](#)

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，未经[端传媒编辑部](#)授权，请勿转载或复制，否则即为侵权。

端傳媒八週年 | 另一個世界仍然有可能

訂閱端傳媒，期待改變的你，
與亟待突破的我們，共同撐起另一個世界。

8週年尊享會員 特別優惠 **20%OFF**

立即訂閱 →

端傳媒的下一程，需要你的守護。今天就成為訂閱會員，支持我們走下去，支持華文世界不可或缺的深度報導和多元聲音。點擊了解更多[會員計畫](#)